



莊渠答問



皇明新故事
新刻閤然堂類纂白一明新故事卷三

玉笥山人 潘士藻 輯

談箴

存諷議也貌言華也裏言實也其言疾也苦言藥也人而能言亦寡矣言而直指敢闕剴切中窾則千百言一言耳夫事如奕碁眩于當局軒名說虎止資笑談予之集此蓋取苟觀之審而談之色變者也又言有足以訓世者擇之備觀諷焉

○魏莊渠答周白夫

吳郡徐官編古今印史述魏莊渠答白川周行之書曰日李康惠公為刑部屬見素林公為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為天下國家

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何寥寥也豈吾不能屈已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常王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冬問所長曰某長于某謀各問所短曰某短于某請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焉李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所長在是所短其亦在是乎林深嘆服前輩風度如此願吾兄以三原公及見素為法見素公節操文章所謂嶽立鴻舉者康惠公尤以學問修所未至莊渠述之又以三原見素修白川遐哉典刑邈矣德音

○燕樂堂自述

仁和郎英字仁寶著七修類藁家有燕樂堂云

予書室之外有燕樂堂朋類講學飲宴則于此焉因述古人薄養之言少為增損酌以古人求益之事揭二紙于壁其一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吾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飭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鄉何所疑難文之佳麗自吾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邪又任昉為王儉主簿儉出已作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由是敬好終身吾嘗嘆此二事達者之言每對客以為美談今世俗相承所作詩文或為人所詆訶雖未形之辭色及退而艷然者皆是也嗚呼今人一善而悻悻自得視此不有愧哉予嘗願學而人不屑教故特書之客坐以代夫求益之告也

○燕樂堂自述二

晉陸納為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公酒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酒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後伺溫問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忻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彞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秤

客主驚愕納徐曰公飲酒三升納止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温及賓客竝嘆其率素又宋司馬温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飲或三行五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棗殺止脯菜人皆不相非也嗟夫此事吾于奉已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少薄遂以爲鄙不知此何益也且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一通于燕樂堂或大賓見之亦不罪子之薄奉也

○性即是命 自樂編

或問晦庵曰何如是命曰性是也凡性格不通不近人情者薄命之士也以此可見性之與命本通一而

無二假如漢高寬仁大度與項羽婦人之仁其氣象自別英雄之士一見而窺其微豈必其成功哉今之人狼疾者必罹橫禍殘忍者必遭刑戮殆亦不逆人情之驗耳又每于人事驗之性見書喜讀其命必利科目性善營生計其命必豐貨財作事憤戾者命多罹禍患所爲狼疾者命多罹死凶心慈者壽命長心刻者壽命促性不好回世途必無蹇滯性能孝友子孫必且賢達此其事應常十而九可明驗也有不盡然或其修德以回天減德以減福與而何可一例論也或云命有定命無定命余謂命無定無不定前也修

種深厚，生爲公卿，一定不易。前世修種淺薄，全在今生隨時厚積，以耨福田。曾見道書云：人頭上各有七星，行一善事，則星光增耀；行一不善事，則星光隨暗。果爾，則吾身福德全在修種，如前世有善果，則福德可因而愈厚；如無善果，亦可藉以修種，不待他生後世也。不然，德日削，福日減矣。以此論命，可謂不易之論。

○論郭元振器量

談子曰：昔唐郭元振，未第時已能爲汾民祛烏將軍之害，其膽志蓋一時異時忠孝文武已兆茲矣。又有

言元振嘗山居，夜有人面如盤，曠目出于燈下。元振了無懼，徐染翰題詩其頰，題畢唵之，其物遂滅。若元振膽志，豈其獨鍾耶？抑人皆可學而有者耶？洞先子曰：稽之元振讀書太學時，適其家寄資錢五萬，有叩者曰：吾五喪未葬，願有勾也。元振即舉五萬錢盡畀之，不復問其名。元振器量固若此，然則膽志其有本哉！力本則可以學矣。弟子以告先生，曰：器量生于明，明爲本也。子不聞濟南郡方山之南，有明鏡石焉，方三丈餘也。山魅行伏了了，然著鏡中，莫之遁。至南燕時，山魅惡其照也，而漆之，俾弗明。自鏡石漆而山魅

晝熾人足掃矣夫六莫不有鏡能照魑魅魍魎引道不皇矣皇害人哉雖然吾見今之人有自漆其鏡以悅魑魅者矣其不爲魑魅佈伏者誰夫弟子曰昔宋顏延年嬖其妾且畏之妾一日蹶跌延年幾斃妾死延年反哭之慟已而恍見其妾出于屏間驚悸遂卒然則魑魅夫人自爲之也先生曰然

○樂仲子

胡廬山談子

樂仲子曰吾昔好種橘吾種輒前春而植私竊懼晚也植而遂者十不得一二焉訊之老圃圃曰橘不可以前春種也盍後之吾從而後之植而遂者十嘗得

八九焉又訊老圃圃曰冬榮之木其氣外周外周者非陽盛不可活也冬謝之木其氣外固外固者雖陽未盛活也推此則百種百活矣仲子俯然嘆曰吾益信枝葩繁者本根隳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費而况于人乎是故君子貴斂其真不隳其根萬類以生

○櫃熊治盜

晉唐寧王嘗獵于鄆縣介搜林莽草際一櫃扁鑰甚固王命發視之乃貯一麗姝問所自姓莫氏出衣冠家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

生熊因納櫃中乃高留草間時明皇方慕極色王以莫氏殊麗即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克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鄂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惟昇一櫃入店夜久膈膊有聲遲明寂然店戶人怪之啓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談子曰彼二僧自謂得麗姝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櫃中之忽化爲熊也明皇自謂得莫氏矧又得太真是樂矣而不知域中之忽化爲胡也明皇能笑二僧後之人又笑明皇嗚呼人主其無令相笑無已也

○丘仲深贈何廷秀

何廷秀喬新生平氣節友彭惠安文章友丘文莊椒丘集載丘仲深贈廷秀序曰古之君子其仕君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君子在衆人中如斗在星也如明燎之處羣燈中也如比屋中之危棟突出也如衆物雜陳而明鏡爛然于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爲質大而又致用之弘高大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矣有善美焉固未必彰有疵失人皆指適之傳播之不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

是以古之君子有志于扶持善類者恒切切焉。愚憇焉。過于憂以危非固以是相黨相比也。其心誠有在于斯世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使凡今之布列中外者皆若而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憂自危而又相與爲憂危則善類以植國脉以壽天地間之元氣恒以完尚何憂危之有哉。至自謂于廷秀憂其無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其爲廷秀憂危如此其所自憂自危可知矣。于是益嘆前輩之不可及。

○霍渭厓與胡靜菴

屢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并

也。先生所以引掖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剛褊棄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爲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爲世道幸抑亦反爲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羊之行也。士友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其人耳。子勉之。韜對曰古之格君必德如大人然後能予猶未免爲小人也。敢辭且古人之啓沃也其相與也果如今之拜而稽首立誦講章耶。今之人有求稽首誦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耀矣。是其足與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于斯也。敢辭。昨過崑山與魏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

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諉乎。生對曰：譬諸曳大木者，一人之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于林莽，豢養于散地，獨疲其筋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下負九牛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豢散地，自逸而自適，人亦莫之驅遣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九牛非我家畜也，惟幸雨潤草肥，俾黃犢得安眠，高壟耳。生正色對曰：諸君勿輕退托，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陋習，則人心自正，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治，古人求治有急于退小人者乎。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正人在列，正氣日長，舉世士大夫孰願為姦邪。故大賢君子之謀國也，苟能誘一人以為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相勸誘，以為善，是舉世不善人退矣。豈必黜逐之云。然是任也，均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托。生謂此乃先生與南都列位諸老所不得辭其責者。舟中錄。上當候與居之贊。

○涓厓與王晉溪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恨率直太過，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

遂成俗故凡遇直率者卽羣咻焉曰其人麓鄙愚恬
靜者卽羣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卽羣咻焉曰
其人肝膽難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
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
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倒戈內向皆是也今之豪
傑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其馳驅
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
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未通
名與面識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
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豪

傑也豪傑且不得况于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
人心世道之不古也 聖上極眷注先生惟當路者
不無世俗之見故先生不見信于世亦以是也生竊
謂先生一代奇傑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
聊為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
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跡
而修焉漸復兩周之舊惟先生茲行是賴關中故多
豪傑薦剡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
賢為第一重事尚留意

○孫存上霍渭崖

日蒙手翰以所與涇野先生寅清之暇商確古今之
正論諄諄訓誘其何人斯與聞斯教夫涇野醇乎醇
者也夫子強哉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子之矯陶
鎔變化于大聖之域發之爲論議措之爲事業必灼
知乎善惡之幾而擇守乎時措之宜自不至于賢智
者之過矣而豈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贊一詞哉頃以
門下辭受之嚴僅市婺之朋酒以獻而適得敗者遂
使夫子有感于以名取人之難焉嗟乎某獨不類是
耶若以言獻安知非婺之敗酒乎然市酒之初市于
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偽明矣而顧若此則中途所與

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也嗟乎士修于家而獻于天
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是酒也必一敗一
不敗今適酌其敗者遂并其不敗者棄之毋乃未盡
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多棄物而瑜皆以瑕掩矣縱
使二酒俱敗而蘭產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更取其
味之正者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明
禮賓客而奚以一敗遂擯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
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爲酸醢或以滌藥物或以
濟道暍未其委之溝壑也存不幸實類于是夫道之
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過則酒之醜而過于

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酒之漓而失其正味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蘖多則其好善之深者似之，麴多則若惡惡之嚴者似之。以某觀于夫子，其酒之苦者乎？苦口者利于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涇野其酒之旨者乎？式燕而醉于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矣。若以涇野之蘖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之，則其苦調而人皆知酒味之正矣。古人有體道之言，有知道之言，其不能釀酒而能知酒之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敗許，今所市之真取而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天可溫，而和氣可致，無妄之疾勿藥可喜矣。若夫投之江以醉三軍，賜之食馬者，可以化暴而為忠良助，又其餘事耳。

○上三閣下書

建安李古冲大宰，默庶吉士時，有上三閣下書。僕聞士遇而獲信于天子，其不遇而幸信于天子，謨弼之臣，今陛下明聖，僕何患遇。顧事有偏繫，勢所難投，慮非執事不足聞。此昔孔明治蜀，務集眾思，廣忠益，且下教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闕損多矣。又曰：有能忠於國者，亮免過矣。僕謏昧鄙人，豈曰能忠，至攄忱效，愚所不敢。以小嫌自避，則奉教于君子矣。孟

嘗君使楚將受象床登徒子懷德色而諍之曰吾得寶劍以火也古之人樂于成人之善如此僕猥辱甄收使奔走咳吐之末豈以不德重岡陵義足淵沒然而旅進君退依阿取容非執事所許也敢緣所蒙念存斯義惟執事聽之比者 陛下降發中之詔修翊戴之功執事首膺異數進秩諸侯可謂曠世雋談矣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旦奭不讓齊魯之封其功大也誠在優宜不爲過侈然而外內譁然不浹衆懷其說有二小人曰相公汰冗食正典禮義不假于君親而乃自利其爵爲君子曰相公畢命之臣無利之心

雖然三子竝拜而宮掖乖五王竝封而武氏橫相公不鑒功名自此去矣夫小人之言慙也君子之言愛也慙者懷固其私愛者要成敗以爲說也夫是命也謂盡出 上旨哉卽不過左右憑藉以階寵耳意其伺 上勵精倚毘遺考難以得志獨計所嚴憚者二三宰輔與臺諫數輩耳適覲茲隙遂託焉以逞以爲是足以羈縲之矣觀其叙列吾黨不及三四而此輩已居八九則其情狀先已敗露矣 先帝時左右謬寵奸賞動及圭組濫爵一開使八柄遂入二五之手于命之禍幾至土崩雖其聲孽不可比類然究觀今

日之勢欲至此無難也昔寧彬輩陷先帝降號淫
遊慮朝議不從乃大賞勲舊而下而投之餌雖諫疏
屢臻而依違者衆竟使先帝不終正位至今切齒
所不忍言此執事所覩記也詩云殷鑒不遠柰何弗
慎曩者執事釐復舊政所裁武員刑餘軍役不下二
三萬頃又用諫官言言沙汰僧道洵洵未定京師之
人大半此類積怨懷訕已非旦夕頃見執事膺此懋
典遂羣起側目謬生誹議夫一人之身而當衆怒之
衝竊爲執事不取也昨者稱謂之典執事據禮執議
反復十數雖曲加遷就猶非宮闈之意萬一上春

秋長盛復有媒孽其事引據

祖訓構貪天之言執

事何以自固今

陛下仁聖僕誠周防失義然執事

一抵命之後此輩妄有希冀執事能復忤之乎僕慮

正色難矣卽有否也其構忿殆不可測僕念君相未

交釀亂方自此耳爲執事竊計不若守奉

祖訓堅

自遜避決去就之圖諸所蒙恩亦宜正言裁罷庶幾

人人知吾謀國之心雖至其身奕世之業猶將棄之

上足以結主心下足以謝市里之謗而中以破愎壬

之奸使之屏氣懾息不敢恣肆後天下之事可爲也

邇來執事累疏抗陳冲心光大然時未獲命物議未

乎以謂姑徐徐取之云耳且有病執事包羞之語者誠執事所宜亟圖萬一持以間有詿誤妄少指斥虧損大矣夫皎皎易污嶢嶢難全可不畏歟今執事勲藏盟府福澤在黔黎子孫自宜世食其報未未無替柰何獲此而後爲貽謀耶昔仲連說趙却秦軍平原持千金爲壽連曰卽有取者是市井之事連不忍爲也後世稱播大連之義且執事勲勞孰與魯連茅土之錫執與千金然執事猶且蔑之令聞廣譽豈有極也僕日夜詭量敢以介推之事妄意規切獨時念國事至此憂防甚重輒忘狂悖略其讚述謬稱縷縷之

愚所恃執事休容無以下體默皇恐再拜按李公羣玉樓稿叙公之始入中秘也適先帝繼統之初迎戴諸臣竝膺封爵公貽書三相稱引古昔勸其力辭盛賞以杜權倖之門正誼謹言名動朝野然亦以是見忌改授兵曹卽後竟以文胎禍

○甌東上張蘿峰

項甌東集有上張蘿峰書最有關於相天子宰天下者其言天子之職惟在任相宰相之職惟在下賢其周恤民隱除奸革弊皆衆賢之職也天下之賢孰無忠君之性宰相又從而禮貌之豈有不感激思奮以

求無負天子故稱周公輔相之功在吐哺握髮始以周公之明聖能不辭吐握之勞者其學根本于敬也人心惟敬畏則兢兢業業視昆蟲草木如恐有傷視匹夫匹婦亦爲天之聰明也肯于士者不之敬乎夫士不同其當敬一也有英敏者固可辯天下之務有緩厚者尤可養天下之和有爲明主所棄而士論歸之者有爲士論所鄙而明主親愛之者有建明累于學識而心事無他者有形勢相逼性行相戾而未必無他長可取者要皆所當敬是故來則未嘗不見見則未嘗不愉悅以作其氣從容以盡其辭辭順必求

諸非道辭逆必求諸道論事雖或如爭事定不失和氣夫是謂敬士也宰相敬以下士士協恭以事君天子可垂拱而理矣然敬之一字未易言也以舜之溫恭而禹猶戒之曰無若丹朱傲禹豈不知舜之不爲丹朱乎必謂人心之變遷無常雖聖人不能逆料其後耳老先生自謂與古聖人何如也其持敬之功固當百倍于古聖猶恐失天下之賢士若履盛滿而忘儆戒將不覺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而面諛譏諂之人至矣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哉及蘿峰得請歸又書以爲聞之伊傳之未相也莘野傳巖之朝夕當與

農夫野老駢皆雜處耳及三聘之勤後車之載天子
方有以寵異之而勲業遂覆天下矣司馬公之入相
也一時振作之功亦掀天而揭地及退而居洛真率
之會下及遺逸至于朝廷天下絕口不復言也孔子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
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彼諸君子皆有以識此
也老先生昔者在朝已成安富尊榮之業今之優游
海上惟當倡率鄉閭以成親長之俗而已若夫無地
起樓臺居不謂之危下堂拜縣令勢不謂之屈油油
焉齒于族齒于鄉亦不失為尊且貴理亂不知黜陟
不聞亦非忍于棄天下也若然則進退兩善喬何聞
然之有兩書備盡大臣用舍行藏之道而敬之一字
則尤進而善于天下退而善于其鄉之本也近日江
陵覆敗之禍起于不敬而媚嫉過絕天下之賢者

○夫婦有別

趙名明倫揚州人

趙人齋譚夫婦有別曰五倫皆象陰陽夫象日婦象
月日月迭運于晝夜相照為望相映為弦相避為朔
相交為合壁月止一會焉婦人陰類故稱月事則夫
與合寢以應日月之交既孕不復會冬月安靜養微
陽于曆稱閏月不復會古者月令多為之忌欲人君

謹房闈遠色慾其防甚嚴法天以有別也故壽命延
聰明長而胤嗣廣矣夫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人道
之始也無別則喋藝蠱惑天亡靡不由之可不慎與

○說賁卦

衛長公一日爲予說賁卦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明
庶政無敢折獄夫賁道之大至于觀天文以察時變
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獨于折獄乎重之何哉蓋賁
者文飭之謂也修明庶政可用粉飭之具若欲則專
用情實耳苟恃其明而加文飭非情矣故古之言刻
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曰舞
文凡獄之敝未有不起于文者史稱蕭何爲吏曰文
無害曾子之告陽膚曰如得其情君子察于情與文
之間其於治獄思過半矣易之爲慮深哉

○戒復隍

自樂編

聖人係泰以復隍爲戒者正以隍乃城之所自成自
城而復之隍其勢順而易也故聖人戒之今人由捨
据而成立不猶隍之築城而樹立乎其至覆墜不猶
城之復隍而傾頽乎因思貧賤者士之常越貧而爲
富越賤而爲貴則非其常矣由富而之貧由貴而之
賤不爲去其異而復其常乎其勢之易亦奚疑古人

之係泰必用裁成輔相者正見否乃宇宙間之常事
利害禍福可以此例觀

○同僚

李卓吾先生守姚安時有賀同僚序于此見先生之
實學所謂優于天下者最關世教因載焉昔先蔑使
秦荀伯爲賦板之三章而告之曰同官爲僚吾嘗同
僚敢不盡心乎夫古之同官者其寅畏恭慎如此則
何故哉蓋同官爲僚同寅爲恭臯陶所謂同寅協恭
和衷是也夫其必欲彼此同寅而小大協恭者非求
以免罪而遠謫也蓋期以集事而盡人之能也是故

爲已甚逸而爲人易從由此言之則自知效一官等
而上之不可易也舍此則自用之不暇矣而暇以和
吾之衷也哉且天下之事亦無庸于自用爲也金木
工穀爲物不同而同于爲養工虞教養爲事不同而
同于爲用是故執一物者名一物惟物物乃不匱稱
一事者止一事惟事事乃不勞彼役任其獨智而不
知大同于入者非惟身之不暇而亦其勢之必不能
也譬之一人之身而手足異焉誅持于屢索奔于掌
則手足廢矣聰耳而聽之目則不聞明目而視之耳
則不見雖有師曠離婁必不能以易任成功而責公

輸子以音聲則倍矣誠知耳與目皆身也雖彼之能
皆我之能雖此之能亦不足以病彼之不能則恭自
協而衷自和夫恭之協矣何寅如之衷之和矣何逸
如之予嘗持是以遊于世蓋深有可笑者焉方予之
在春官也與涇陽蕭君同首領諸大夫子時蕭君無
事予亦暇逸既遷刑曹雖有公理矣然粵司有長予
之暇逸猶故也蜀司有僚予雖不欲暇逸焉又不可
得也蓋當其時雖予亦莫知所為而不覺啞然自笑
焉以是知我者謂我之能得朋則竊為我幸不知者
則以我為啖宜也而不知吾之不以足持而手行也
是以手足皆為吾用而吾若無用焉耳使予而有用
是耳目之一司也非所以寅畏恭慎敬同官而盡以
人事君之心也此同寅之道也臯陶之所以矢謨而
荀林父之所以忠于晉也而何有于為郡乎今姚名
為郡而民實易治也予既承乏來此矣其又敢自用
乎是故苟無寮也吾猶將請如蓋公者避而舍之而
日與父老嬉遊鼓腹于其側况同寮周公以通敏之
材濟弘遠之識朝夕恭慎不懈于位者予是以益信
予之能得朋蓋真有所幸焉

○書戒子弟

羅一峰先生爲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耻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見一善人則愛之如祥麟彩鳳見一不善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以必爲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生死禍福皆所不顧也及第後以書寄子弟略曰爲人祖宗父母者誰不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跨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

東之歐陽脩如南渡之文天祥輩是已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污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蔡京秦檜輩祖宗父母之所願哉想其氣焰官爵富貴容止亦有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安在哉然則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耳

○戒囑托

薛西原公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居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之盡禮以非義干者卽婉言却之人亦無怨

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縱使救人于患難而自損廉耻多矣己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盟之于心不可忘也

○戒嫉惡

般秋溟閒雲館野語

人皆曰嫉惡以爲美談予初不悟亦以爲善念蓋更練既久而後知其非也于作聖之功此其爲鴆毒乎若以之從政或循此一念發之不覺而過當則損德招尤胥此焉出矣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是故君子之于不肖容之而已矣矜之而已矣未始疾之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疾之

言嫉也魯是君子而可嫉以存心乎或曰然則君子有惡惡稱人之惡又何謂焉稱人之惡猶然惡之况疾人之不善乎疾人不善則人之不善已先有其一矣胸中無疾惡之心自覺溫然祥風盎然和氣廓然大公而無碍粹然至中而不瀆豈不謂有道之仁人哉故秦誓曰若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有味哉其言也惟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與四海長厚之風養國家和平之福卽博厚悠遠之治由此其選也偶憶予昔處友一事于茲深有愧焉姑識之未以爲戒

○阿留傳

陸文量名容崑山人憲廟時爲職方郎嘗疏沮征安南又疏西域進獅子不宜受又沮太監李良乞陞敬皇帝登極上疏論八事言多切直時劉吉兩國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爲言于吏部得出爲浙江叅政尤有聲旣而以考察去位文量有阿留傳予喜誦之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訥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于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不能悉記則闔門拒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斷木之岐生者爲之持斧鋸厯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者家人爲之哄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無隣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収而藏之其可咲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留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淡參亭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用之終其身傳者曰樗櫟弗材薪者不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于物者獨

無可取乎阿留癡歎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
試是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
造命者所知遲鈍踈濶者又不爲所喜能知而喜矣
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嗚呼今之士可不幸
而獨留之幸哉文量蓋以阿留而發其不偶于時相
之慨也賢者不能默默取容其志必爲其所欲爲必
言其所欲言乃違之俾不通至今自傷求如一歎僮
之見容而不得亦烏在其爲相天下士哉

○罪言論

皇甫沆著

天子設臺諫之官重言責之寄蓋以刺百寮察萬民
也匪徒利害得失攸係而人之賢不肖開焉庶幾敷
奏上可達聰漢魏疏陳下將清憲今則給事都分御
史道置權備糾繩職司彈劾者也明哲之庭若屈軼
之指佞夫鷹鷂之擊無禮在物且然矧伊人乎飭鷺
彰其發隱冠豸示以觸邪簪筆立朝貴戚斂手以避
持斧按部貪墨解綬而亾輦轂瞻其威稜臺閣欽其
風來庶幾鮑薛之槩焉自昔孔光之奏董賢發其奸
而任昉之按劉整敷其釁稔亦可以助息動色矣近
觀章奏跡涉風聞事同毛舉若盜嫂撻翁無而爲有
也隣鈇市虎疑而爲信也殺青蕪兩意以懷珠似而

爲真也。展季覆寒，自以爲挑子，瓊奔疾，坐以爲矯。此泥其跡而不量其心也。或希旨于權赫，若路粹之誣文舉，或乘隙於寵衰，若子虔之責商君，或逞忿于已私，若劉洽之詆孝綽，或媒孽乎善類，若牢修之排元禮。既乏劉隗切正之義，復罕傅盛衰直之辭。譎浪鄙言，每汚尺牘；惟閹穢行，亦濫惠文。明主聖讒，當加欺慢之誅。詩人交亂，宜申投畀之罰。乃敢鼠忌社，憑不肖罔踈，蠅點單微，羣賢株連。雖衆口易鑠，而百足不僵。致綴旒有蒙蔽之嗟，負材與倒置之嘆。此非進言者之罪乎。

○異已爲德

人知同己之爲德，而不知異己之爲德也。知美之足以濟美，而不知惡之足以濟美也。叔孫氏之言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此以異己爲德者也。晏平仲之于陳鮑叔，向之于欒卻，此以惡而濟美者也。故石之礪也，而可以攻玉；鹽之鹵也，而可以治金；魚之腥也，而可以醒錫；厥之賤也，而可以浣布。夫物則亦有然者矣。

○莫善于介

士君子之處世，莫善于介，莫不善于無介。介者，界也。

所以界域其身者也。辟之江河之汎濫也。介其水之防乎。草木之蕃殖也。介其圃之樊乎。故介則爲防。爲樊。卽有不合于中庸非惡也。不介則毀防。决樊。將無所不至矣。故晨門荷蓀。接輿耕耦。之徒。與世。則不相諧。隘亦甚矣。夫子無譏焉。而獨以鄉愿爲德之賊。至比于鄭聲。利口而惡之。爲其足以亂視聽。而移心志也。世之人。不以爲戒。而反以爲法。不惟病已。亦以病人。如陳萬言教子。咸以諂賊其子者也。柳宗元勉楊誨之。以圓不愛其友者也。婁師德戒其弟。以拭唾面。不成其弟者也。

○持富以廉

石濟子曰。善持貴者以謙。善持富者以廉。何以明其然也。昔公儀休之相魯也。有饋之魚。而不受。曰。聞君愛魚。故饋魚。何故不受。曰。吾愛魚。是以不受也。不受魚。亦不失相。故常得魚。受魚而失相。則不復得魚。是以不受也。齊景公分慶氏之卣。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止。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卣。殿。乃足欲。足欲。止。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卣。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夫公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

皇明新故事卷之三
邑也皆以廉而待富者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
祿有以哉世人知以少
得為多得乎

○澹泊之益 自樂編

自奉澹泊為益不少省財省氣力省煩惱美湖岳云
姚江陸某計偕北上有一人青衣胡帽携一衣裹來
附舟陸與同事諸友恒評論經史酣譁未日其人不可
語亦不作士人態同舟未之識也後同舉會試見于
禮部曰公非昔與同舟者耶其人曰然始歎服惜不
記其名其不可及處止是累月更不作一士人語不
一揚露才此尤人所難耳

○人貴乘壯 乘壯之說惟過
時面悔者知之

百年者人生之限也少也壯也老也三分之矣少則
不能為老則不可為可以自奮者其惟壯乎故乘壯
也而力學則可以極業若就晏安之醜毒而忘不朽
之遠圖齒髮既衰而後以為悔也不亦晚乎是故急
雨之漲可以决山及其息也得坻則止怒馬之奔可
以超壑及其憊也歷坎而瘖乘其壯之謂也

○或問於公孫咸

或問於公孫咸曰為善而得禍有諸曰有之為惡而
蒙福有諸曰亦有之然則福善禍淫之說抑又何也

曰天地有常位而有時乎塞也謂塞者其常乎位者其常乎日月有常明而有時乎蝕也謂蝕者其常乎明者其常乎是故腴田沃壤樹之五穀則生樹之蘭穗則生樹之松柏則生樹之桃李則生其長養必茂其成實必蕃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有異術以灌溉之也所因然也若磽田瘠隴則異是矣其樹之也未必能生也其生也擁腫拳曲木不中于材粃稗粗糲穀不登于豆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灌溉不力也所因皆然也是故積善之家猶之腴田沃壤也雖有不昌焉者鮮矣積不善之家猶之磽田瘠壤也雖有昌焉者亦鮮矣是故鄭罕氏之後亾也宋樂民之以宋升降也此福善之徵也鄭伯有之死于羊肆也子皙之尸于周氏之衢也齊慶封之殲于朱方也楚費無極與郢師之滅族也此皆禍淫之徵也

○或問於嚴君平

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前知乎曰可曰天可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富即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候李廣賤安可使貴也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天安可使壽也然則子之爲人下也與人乎言依于孝與人弟

言依于悌與人臣言依于忠抑又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積學修行能為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動生嗇施能為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為小人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幸而為君子則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為君子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小人則亦其自取也

○趙襄子學御

趙襄子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

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乎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追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于臣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君子曰王子期可謂善言御矣豈惟御哉奕在敵而不在奕則不勝敵矣釣在魚而不在釣則不得魚矣君子之學也一欲勝人一欲不勝于人而不以其道則不可以入道矣

○學之于人大笑

學之于人大矣善學者以一日兼十日以一年兼十

年以一人兼十人不善學者反是故騏驥天下之疾走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遊蟻過之矣鷓鴣鵬天下之捷飛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奮則鷓鴣鶴過之矣士人之學何以異於是昔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若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夫矢之速也而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以甯越之才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今人之爲學也人未休而先休未卧而先卧恃美質而耽安佚此猶迅矢之止于百步者也欲免終身之勞得乎

類纂皇明新故事三卷

終

雲館野語



雲館野語

三

新刻閻然堂類纂皇明新故事卷四

王笥山人 潘士藻 輯

警喻

振聾瞶也愛惡攻心甚于蚊虻鑽體食也戕性比於孤也蠹木若乃熙熙攘攘盡日如馳而莫知可勝道哉知者切喻廣譬若夢攪眩眩而警以曉鍾目眩玄黃而祛其點翳豁然耳目為已有也易曰罕譬而喻善學者自得之馬學則覺覺則未飽而知足昏昏而辨曉吾言贅矣

閒雲館野語

遊於名場者不可告以出世之微言束於教相者不可語以無生之大事非吝法而棄人也語之祇滋其充而益其不信故不若忘言為省事也此蓋有所試

矣吾觀古今有大豪傑其聰明氣魄福緣慧性卓然加於予輩之上不啻倍蓰已也而性命一事莫究其宗其文章聞望非不赫然震耀當世垂名方來惟至死生之際始知平生所作所為一毫無可用處惟與茫茫業識同趨于汨亂苦惱之鄉亦有老死而不悟者矣徐推其受病之因蓋好名與拘教之心誤之也由是觀之所謂一塵飛而足以翳天豈不信然乎哉學之不可以不大也如此

識得寄字

郭子玄註莊子有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此言

非深於體道者不能至人寂而能感大公順應亦只是識得寄字識得是寄則知寄有去來而我本無去來去有悲來有樂而心本無悲樂往見一人落魄無歸每以飲爲樂一罷酒則長嘆若病又見一人自幼好賭萬金揮盡不得已謝大博徒從羣小博一日無博徒輒百方致之之二者人知咲之而不知此特其淺之乎寄者若夫貴臣之溺志乎權位也達官之銳情乎經畫也才士之覃思乎篇什也終其身不知其爲寄也靜言思之其寄彌深其累彌大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有異乎酣夫之于麴蘖博徒之于賭賽乎余

中年來似乎寄之來去頗知一二但其下手處似與郭言先後稍異卽如官之榮辱必先見得他人榮者與我了無欣羨一旦偶被之躬于我若無干涉先有此心一遇退辱便如故境易處又如日用間游飲懽合之事通覺得倘然應迹嚼來無味便好塊然獨坐無悶蓋從不荒處下手有邑鼻不樂處自然得無也曾爲醒樂翁賦詩云定須美酒始足樂但醒便到愁城邊意正如此要之理無二致各于入頭有先後耳

○康對山奕說

對山康大史海才氣豪關中節不得志於仕恣情詩

酒頗有東山之興手彈琵琶自度曲賓筵雜沓放浪
形骸公蓋以此自耗其雄心不復較勝負于人間世
矣嘗著奕說曰吾嘗觀于奕矣奕之初本無情也卒
然而合之疆分類別擊取攘劫若有得失乎其間者
及其地交意偏主于必勝其勢莫有先却焉故或役
心命志如蛛遊網化而不自知勝者施施然若闢土
地而朝秦楚不勝則赧面戟指無所不至今之言奕
者必以適以適而反自勞則不若縮手而旁觀者之
爲適也勞與適相遭非智者不能卒辨至于覆圖歛
奩則其所爲勝負者始茫乎其不可攬然後勞亡而
逸見其甚者猶或以夸之人或者怏怏禁結愈不可
釋嗚呼此又何哉古不善奕者曰蘇子瞻其言曰勝
固欣然敗亦可喜用矣如不用此奕者乃得奕之樂
爲深人之樂于是是乃善言奕也人之善喻世者必
以奕以奕觀世鮮有不得者也

○寢夢得錢

窶人有寢而夢得錢者輒屈指而籌之若干緡買宅
若干緡券田若干緡納小妻終夜展轉而不寐其妻
詰之而得其故泣曰窶甚矣方得錢也不以生息而
遽買小妻獨不念相與共糟糠耶喧闐不已隣人聞

而讓之曰子寧人乎吾憫汝之困朝夕以相濟也得錢而不以酌宿負已又聞之間胥間胥曰是則通公稅而不償者也幸而得錢尚不卽輸官乎乃繫而詣縣請法之邑大夫審其爲夢也曰汝爲散民矣夫夢錢也而遽議逞其所欲如誠得錢也則將何以娛其心志哉乃杖而遣之玄真子曰今之不爲窶人者蓋寡矣方其伏草莽而困于百需也朶頤于富羨者父矣一旦脫跡編萌而階尺寸之柄遽擬王侯之尊貴而欲淫縱耳目之娛曾不計名位之久近與祿奉之多寡也亦何異于夢錢而妄籌者哉

○越之田種稻

越之田種稻有惰農者過時不耕而又吝其種之貴也乃樹稗焉旣而天久不雨稻皆稿死而稗則大獲惰農號于衆曰曷不爲我而樹稗乎越之人業農有游手而遨者父兄惡而逐之旣而海上多寇其人應募爲兵得厚餉焉而官府之徵歛踵至農日以益困其人歸父兄不復敢言鄉之人聚而謀曰種稻乎抑樹稗乎業農乎抑業兵乎長老應之曰人難違時時難咎業此非種稻與爲農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昔人有天晴而學爲桔槔者桔槔成而天雨無所用之

乃徙而爲蓋蓋成而天晴無所用之此非蓋與桔槔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古有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不惟其遇之安也而數徙其業鮮不困矣

○東郭士人

東郭之間有士人使羣傭掘土爲垣坎深數尺得數甕焉封窒甚密也士人聞之意其有物也馳往赴焉戒其傭弗發而悉歸之家潜啓而視之則無有也人以爲實有物也而隱之聞于遠邇一夕盜入其家士人宿于外舍發其卧內之篋得十金馬殊不滿意乃劫其主以去其家不知也惟直宿之童子知之而號

于其家舉火燭之則門垣扃閉如故也鳴鑼持挺繞舍而索之弗得舉家驚駭不知所爲盜乃從舍後穴藩而出至于郊外詰士人得金之數與其藏金之所百方捶楚身無完膚終不可得士人困亟泣而告曰我誠貪而愛財獨不欲身享之乎今命且垂絕而獨秘不言是將以鬼享此金也我雖至愚必不爲此賊乃信之而憾猶不釋乃以土窒其鼻口舍之而去士人且悸且痛匍匐而及門微言曰救我救我家人以火燭之非復故時形容矣羣傭竊咲曰主人之禍理宜有之方其得甕也與衆發之有金也分我以其餘

無則衆共知之又何患焉今欲以一人之身而私無故之獲鬼神猶將忌之能無及乎玄冥子曰陋哉士人之見也昔有見遺金而揮鋤不顧得坎金而實土掩之豈其不知所以自利哉誠亦有所不屑也今乃妄意甕中之求以虛名而受實禍哀哉嗟乎世之不爲士人者寡矣召辱媒灾何必羣盜爲然也

○吳門大駟

吳門有大駟累貲鉅萬立金積玉無算也綺縠充于筐篋米粟朽於廩庾而日經營不已鳴鑼而起把衡晷流牙籌而較其出入至夜分不得息焉其老傭憐

而告之曰夫人生百年至易盡也寶鏹之積幸不爲少矣柰何以有限之身而殉無益之貨乎不聽數言之不置主人以其撓已也而惡之乃潛置十金于粟中若遺忘者老傭探而得之乃日謀治生之計坐不安席行不正步偵貴賤籌生息卽就寢亦不能寐也他傭又知而憐之謂之曰亦有以劉先生之事相告者乎曰劉先生何如曰其人居衡岳紫蓋峯下穴石爲居間出縣市乞錢得則市鹽酪以歸盡則更出日携掃拂走諸廟寺展除神像塵垢以爲常有一富人贈以綢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其之則衣敝褐如初

也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巷有門不掩歸而就寢門亦不扃自得此袍不衣而出菴則心常繫念因市一鎖又之衣之而出歸則固扃以備盜數日營又不能自在始悟以一袍之故而撓吾方寸大爲失計適遇一人捐而與之吾心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爲子所累矣今子知主人之自苦也而不知已之自苦也得非大惑與老傭聞其言翻然而覺遂以金歸主人而主人卒亦不悟

深終身而已矣此善喻也

十金之利之小者也故易悟易棄利之大者汨沒

○靈立先生

越人有業儒而貧者見吏之多貨也從而吏遇物則攫之無何坐法削籍而歸又見賈之厚殖也又從而賈積販航海舟破于旗門之洋騎敗檣以及干浮苴僅以身免乃扣卜於靈立先生曰若儒與吏與賈我則重其懲矣外此孰可以資身而無患者乎靈立先生問其故乃告之曰是不必卜昔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于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于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也從而請趨進之方

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喪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者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而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削之而還諸魯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今子之所遇亦孟氏之二子也而非儒與吏與賈之謬也又何卜焉

儒而貧者多矣文學誠富有終于貧者乎吏苟

多財敗固其所也有如賈也必海之
敝以牟大利沒貨而免身猶幸耳

○楚澤多漁

楚澤多魚澤濱之人業漁公取十一以為課旬為之禁獺不祭不漁不盈尺不漁食足而課盈不漁魚日以息無盡藏焉忽歲饑民無所得食乃數罟以魚并織細而掇之長老戒曰不可夫漁費薄而利厚者也儲之不洩取之有節相其水草而絕其鷺鶴獺之患收其息歲可得什百焉此陶朱公之所為致富也今若之業漁累世矣衣食于是乎資焉乃不忍旦夕之欲而盡類以殲之無乃不可乎夫持重于地時木于

山非輕捐之也爲其長而利之也也何反之鼠負糧而歸于穴鶴捕魚而養于巢蓄有以待無也夫陶朱不可爲矣吾願君之爲鶴鼠之蓄也不聽明年魚絕而不育民無所得食有司徵其課且急乃挈妻子而逃饑而死者什九

○拙故能全

晉陽之人商于燕市五乘俱發百貨畢具其爲利也先至十之次者倍之子車氏謀曰東道遠若右出也捷十之三又引于南適黃河之冰解信宿而不得渡泣而返諸故途子詭氏給其徒曰逆旅主人待我于

武安之間驅而左計其程捷十之三時烽火報警徵發材官有司奪其車以爲兵車而頓其貨于逆旅子矯氏恐二氏之先也裹餓而食戴星而行盜持諸井陘之衢盡掠其所將扶而傷其足子棘子從子矯氏之後以其旦行追其宵行盡馬之力而筆猶不停揮也馬佚斷鞅車覆而折軸求澤木以易之旬日而不得子徐氏與四人者發也尾諸周行輿轆必堅輪轂必澤求馬之良者飽以芻秣相其啣際而調其緩急之宜日出亦出日入亦息獨先他乘而至售其貨且倍從其僕曰夫賈以爭先爲利者也今衆捷不捷衆

馳不馳卒免患而多獲乎巧乎有道耶子徐子曰然
拙故能全巧則否矣善市者不收人之所爭善行者
不趨人之所驚此吾十誠而十効者也且子獨不聞
乎工以速成而窳農以助長而困士以躁進而危豈
惟賈也然乎哉

○遂寧之民

蜀大饑遂寧之民聚而謀曰亡無日矣西郭柳氏之
家有厚儲焉劫而食之其可詰者曰劫大惡也鄉黨
賤之官府惡之刑必加焉等死耳犯不義而斃也孰
若坐而待斃乎曰然則鼠竊焉庶幾可以僥倖曰彼

公貨是盜也濫聽受以私贖金是盜也枉訊刺以納
苞苴是盜也餽供饋以饗脂膏是盜也傭市奸而入
免役是盜也工媚竈以樹強援是盜也持陰事以脇
蠢愚是盜也假傳送以窮漁獵是盜也夫我之盜也
以救匱而彼之盜也以取盈我之盜也先之以饋遺
而彼之盜也先之以敲笞明王之法而行也將孰爲
先後乎有司乃面頰氣縮左右顧而語不成章杖盜
而遣之

○滿載之戒

武昌與漢陽二郡東西夾江而岐相去可五六里行

旅往來非錢穀不濟一日陰雨四塞風凜洶洶舟子
艤舟而渡滿載矣猶招招不已或戒之曰風甚矣少
載猶可以免不聽未至中流而舟覆矣溺者二十年
六人而舟子獨不死法司數加榜捶欲寘之死藩大
夫曰是罪可死也而法則不麗柰何今夫不量小大
不測夷險任非其分以溺人而倖免者多矣可勝誅
乎法司猶不釋乃重罰以困之

○農鳴

楊文懿公守陳

鏡川子居于家傭老農而稼穡焉農嘗曰稼事貴乎
勤也深耕而早耰厚糞而熟耨旱則灌潦則疏夙作

之設備深矣伏機阱施棘矜而守之麗捍其外而兵
衛其中往也祇徼禍耳不可以得志曰然則餉以酒
肉誘以其言如弗從也執繫而發其藏曲不在我矣卽
事敗也猶可以說于衆衆躍然而赴之行其約而歸
有司者偵而捕之加以拳梏庭跽而詰之曰爾盜何
也民曰常聞近川者浸近樹者蔭富家大室亦窶人
之川樹也急則借之蔭焉何名爲盜乎有司曰夫民
分田而畊各食其食分土而桑各衣其衣無相越也
如不食其食而食人之食不衣其衣而衣人之衣是
大亂之道也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今群聚以逞

盜莫大焉何言乎說諸民曰昔先生之制也有以食
之竊食者誅有以衣之竊衣者誅民是以其心焉今
不食不衣而惟厲禁之爲也是閉口枵腹而責之以
楫遜之行也誰將堪之且夫獸窮則攫鳥窮則啄物
之恒也民之窮也蒙犯忌諱以苟且夕之命矜之不
暇而欲深誅之乎有司曰人之生也分制爲重衣食
爲輕廉恥爲重生死爲輕獨柰何不忍一旦之死而
爲百年不韙之惡是刑慘之民也必殺不赦民曰小
人則旣知罪矣國有大盜亦知之乎有司瞿然曰固
所願聞民曰溢賦額以詭餘羨是盜也沒藏目以竊

而晏寢焉則其禾也必茂而其穫也必豐惰者反是
歲夏六月不雨農率衆灌厥禾或曰旱將久無容灌
灌且不利於禾農曰旱久近吾不知然吾知灌之必
利也于是衆力于灌朝忘殮夕忘寢雖胼手而胝足
黻精而憊神不恤也水不足則濬遠澮引深渠而必
致之至竭流乃已其里之人或灌而不足或不灌而
委之天者皆是也同其勤十無二三焉于是其禾蕃
以秀環其禾之外皆稿苗也旣而秋七月不雨至於
八月乃雨則向之稿者勃焉而興蕤然而茂無不有
穫也而其禾獨不實莫燭其所以然衆皆尤農而里

之人亦嗤之農曰稼之不動是吾罪也勤而不穫吾何罪焉方禾之困于旱也焦焦然待升斗之水而活吾安能坐視其稿耶於此有人焉抱危亡之疾爲其父兄親暱者雖知其不可療矣然猶藥而鍼之衣而食之萬一冀其生若是而不生則生與死者皆無憾也不若是而死焉則死者且不瞑目而生者獨何心耶吾籌之審矣夫事之勤惰人也歲之豐凶天也吾安能人而天耶使天雨于旬有五日之前則吾之穫也必豐而彼之惰者將自反自悔之不及矣今吾禾旣秀而天燠之吾功垂成而天喪之尚安悔耶而爾

以尤予是尤天也人之嗤予是嗤天也天可尤乎又可嗤乎曰彼之有穫者非人而天與曰非也天之道雖瞽史且不能盡知而况農家者流乎彼幸而穫耳然亦安能如故常耶曰後歲旱可無灌乎曰不可吾明春其復深耕之蚤耰之厚糞之熟耨之時其旱潦而灌疏之一不懈則吾之穫其必豐矣稿者茂而秀者萎惰者飽而動者饑不恒然也世有寒而噤者不挾纊不強酒幸而旭日煦之得不死其他日復然則嚴風薄之凜雪蒙之乃立而僵死彼不復灌而與穫必類是矣而胡可以効之也鏡川子聆之喟然嘆曰

農之鳴皆條也盡其職不隨時而易守其恒不徇人而更其良農哉古之君子種道德樹勲業亦若此而已矣予乃方有志于道德而常恐困窮之易吾守群譏族議之搖吾見也乃錄農鳴以自警

文懿公嘗自謂守節婺婦

錄農鳴亦默默守玄之意乎

○閒閒亭語

錢南離先生鎮

南離子業士不遂棄而業農農以治禾爲經而各因風土所宜樹以其力之餘而治之以爲助湖土宜桑故湖人競樹桑桑之樹于禾率十之一桑半于禾則所入半收助之半則失其經業所入之半助不能與

經相旬亦其常理也然亦有桑倍于禾而所入亦倍此以助爲經也力專于助也要之不能久逮後力不能爲助欲反而之經業已失矣故農之業必通計百年而後無失也予深于農故與農論率如是然予之治桑不及于禾十之一予之治禾不及於他農十之五則經與助兩失之矣此非智之不及也蓋天下之利不容以兼得力亦不能以兼治予本業治禾又欲以其力之餘務收桑之全利則力憊未有力憊而神能獨完者也故予欲弛治桑之力十之一而先節其治禾之力十之五則力常有餘治禾與治桑二端常

若閑暇而無事者利不能以兼獲力亦不至于兼耗
此吾又以其身與農權衡其輕重而以身為經農為
助焉而不暇論農事之得失也嗟夫此道不行久矣
以之施于治官不效以之施于治農不讎而僅施於
治身焉暇時入圃中觀羣農歌呼相率以趨事不倦
此力有餘而神完之驗也然人皆嗤予兩不效而冀
其一效予不暇顧獨曠然以吾之兩閑而不願易天
下之兩忙也詩不云乎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予故
為之題於圃上之亭曰閑閑亭又以見吾之志古人
蓋先得之者也南離先生五十成進士未六十而明
農今年八十五矣故云深于農不以

助妨經業不以兩閑易天下之
兩忙是先生一生精悍自得處

○卜算之人

芝園集額俗林張司
馬東沙時徹著也

卜算之人皆以妄言誑人給取貨貨十無一驗余官
南禮曹有一輩來謁謂之曰汝術非精而以行世難
矣余欲授子以奧訣何如其人遽起請教曰汝所願
見者非高貴大僚乎第見之首言曰暮轉北次言祿
命遐長次言子孫富貴則笈弗售矣其人遂巡應曰
何切中也時同曹郎王瑩者金谿人也人品甚高雅
不與此輩游談曰術不驗無足與也如其驗也福未
至而先覲之禍未至而先憂之徒亂人方寸耳大凡

喜于問卜者皆其中有貪欲也。昔孔子問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三人之賢不賢，所未識也。子曰：君子哉！漆雕氏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審，信斯言也。是以卜之疏數，徵人品也。晉顏含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然則今之士大夫，其去臧、顏氏也不亦遠乎。

○仁義禮善

荀卿曰：仁義禮善之于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小者不為是，棄國損身之道也。今夫人之於貨財也，銖銖而積之為其無以給用也；人之于粟米也，銖銖而積之為其無以資養也。甚者謀其身矣，又及其子，謀其子矣，又及其孫，日孜孜而不已也。至于仁義禮善，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以睦隣里，以治內外，以續祖先，以祚後裔，有之則安，無之則危；有之則生，無之則死。乃棄而不求，求而不力，則何以異於貨財粟米哉。

○處富有道

唐一菴先生

一富人競直涉世多致怨先生與之語曰吾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二分乃為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為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舍一百一十為平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之地有其地而得順聯其情而入安况既以貨財雄長一鄉亦當以貨財覆庇一鄉此則其交以道又其接不可以不禮假之顏色溫我語言體其艱苦這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為也其人悅而不繹果數以事累

○借喻知幾

隣有姑婦相仇室中人偶以為論先生曰初原是一點好心只少見幾而作以致直到這裏愛子有配豈無烏屋之情終身仰望者之所從出豈無推尊之念只姑知教婦初來物而不化不分是否而飭之婦于此能知其幾契受可也而心不自堪姑于此能知其幾當急反之復加責以求其順婦于此能知其幾諒其造端無他可也而乃動于辭色姑于此能知其幾悔難再誤反益甚其怒婦于此能知其幾恐逆道漸成可猛作挽回又拚捨不顧于是輾轉醞釀大背而

馳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然所爭無多只一明幾自塞耳嗟嗟豈惟此事雖聖學一研幾盡之

○蘇州集福菴

郡中士大夫有白奪僧道之產者彼此效尤紛紛不已無競氏語所知曰子亦聞卽仁寶記蘇城集福菴事乎菴蓋南隣尚書吳匏菴東隣知州施膚菴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以爲匏菴後圃吳曰僧菴吾世鄰也誠不忍其毀又安忍有之乎有司乃又以爲膚菴別業施曰何不送匏翁而屬我也有司述吳言以告施曰我獨不能爲匏翁耶亦辭謝其菴竟存嘉靖

初又有詔毀知府伍疇中納金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納金佃焉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時毛伍新通姘鄉人追憶往事因而謠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告府嗚呼一菴之小而第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猶奉詔也猶納金也近乃無因而僭奪虛券一入遞業其業至托人懇解亦嚇取重貨乃已其如天道何哉其如人心何哉

○高世則墓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

永嘉黃少保淮堊父鋸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高有
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
耳黃默然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
給焉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
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
耳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夫方其富貴也琢人
之碑以為碑毀人之墓以為宅既其衰也轉而授之
人豈直二氏為然哉余鄉近有發張即之之墓而墓
都憲者有發王大守之墓而墓憲副者殷鑒不遠欲
以徵福其可得乎

予官温州問黃少保之裔伶仃二人耳皆未有室如衰草墜葉然

然無有憫之者其先世墓石又可知矣

○未飽知足

飽而知足易未飽而知足難溫而知足易未溫而知
足難富而知足易未富而知足難貴而知足易未貴
而知足難蓋人能知足則無時不足矣反表負薪帶
索行歌莫非樂也不能知足則無時得足矣眉鳩之
藏金谷之麗猶之為歎也

○以禮止悍 一菴先生

先生與黃久菴葉海峯符松崖泛舟遊海門誤觸閩
舟守海者其戍卒肆悍捲係我人資先生具一帖邀

其長過舟出以相迎與之揖讓而坐馬曰吾操人不習濤性以累于執事者母亦欲估而償之將倩工以爲完也其長曰下卒戇侮長者罪應罰敢云償乎先生曰海壖相逢人生一幸重辱高情又何可當遂還其捲係陳道甫李正卿疑其怯以問先生曰天下禮爲大嘉會足以合禮須細玩味嘉處二友曰習禮易入偽先生曰須真有讓心偽便不能感

○羅公家訓

羅整菴欽順父栗齊先生居日三子已昂貴公禮部尚書欽德按察司副使欽忠通政使其初輒迎養後

乃更在告依依親庭不忍舍書滿門孝義海內賢之公官兩都時留家子視家事訓飭相繼如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嚼不爛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而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受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省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復之曰數字本不惜但以于信命欠確爾竟不與

○晏安鳩毒

史惺堂先生日錄亥子間月明如晝但聞四野耕作之聲喧呼達旦蓋夜耕以恤牛也當午鋤耘不皇自

皇明新古事 卷四
恤矣四民惟農最苦如此又且十夫六鰥饑寒愁嘆
以終其身也痛哉雖然阿農真聖人也以其無妄念
也彼固不知慎獨之學而勞之為益大矣反省此身
真禽獸也以其多妄念也此雖竊承師友之教而
之為害大矣晏安其殺人之鳩毒也哉

